

烟墩山上烟墩塔

王丽梅

广东香山，是绿意丰盈的山水诗章，孙中山先生出生于此，香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。

在中山开往广州的高铁上，窗外是绿色的南粤大地。凌波纵横，西樵远眺，稻菽沃野，蕉海蔗林。回望中山，大地上突起的烟墩塔清晰可见，像是别在胸襟的一支巨笔，成为一片苍翠中最醒目的地标。

中山古称香山，因五桂山盛产“王者之香”的兰花而得名。古代香山是孤悬于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岛屿。《永乐大典》里记载：“香山为邑，海中一岛耳，其地最狭，其民最贫。”千百年的沧海桑田，才有了钟灵毓秀的香山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年）香山建县。1925年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，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。

在黑白电影里看到的香山，是过去南洋商业的繁华。观澜街的骑楼下，南风吹拂，穿行于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西洋交融的南粤大地，流连于中山纪念堂、西山寺、烟墩山和清溪路，浸染于香山文化“丛芳烂郁，郁郁纷纷”。

香山又称石岐，源于香山人——唐代礼部侍郎、诗人郑愚的诗：“台山初罢雾，岐海正分流。”此地因山多石，水分歧而得名。

香山人文荟萃，英才辈出：南宋时期主持香山建县的乡贤陈天觉，近代涌现的以孙中山、杨鹤龄为代表的“翠亨四杰”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雪榆等……

漫步孙文西路

走过岐江桥，迎面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骑楼老街——孙文西路。

孙文西路是香山的名片。全长500多米的商业街，西段古称迎恩街，明朝时叫观澜街。东段是岐阳里，自明朝就是香山的商业中心，民国时涌现了一批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商号，人称“洋行十八间”。观澜街历经隋唐、明清和近代的建造，尤其近代以来，香山籍的海外华侨回国兴建土木，光耀门楣，于是街道上建起了很多二三甚至四层的华南建筑风格骑楼，石岐人称之为洋楼。骑楼



在粤语中是露台的意思，融汇中西建筑元素，一楼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，走廊上方为二楼的楼房，似“骑”在一楼，故曰“骑楼”，行人在烈日和暴雨下都能避风。观澜街上的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“高龄”，骑楼的拱形圆门上楼有精致的雕花，或端庄肃穆，或大气豪华，间或有小家碧玉的姿态，经过百年风雨洗礼，几经重新粉刷修缮，骑楼绽放出昔日的富裕荣光。

老街不能一眼望尽，路有弯曲，有旖旎之态，需前行方能看到前路，颇有诗意。远处几棵高高的椰树，店家红蓝黄绿各色招牌，也很别致，立即让街景有了层次感，行走其中，仿佛进入了一幅老油画。细看街边古铜色的雕塑，车夫手握黄包车车把，正俯身等待商人模样的乘客上车，那神情栩栩如生。

访烟墩塔

烟墩山是石岐的地标。

站在岐江边，看到烟墩山上的卓峰文塔，也叫烟墩塔。卓峰文塔，在中山有着特别的意义，也因中山先生，成为兴旺文脉、民族振兴的象征。

岭南多丘陵，山高不过一二百米。上山的路有几条，从中山公园拾阶而上，一路绿树成荫。榕树是常见的高大树木，气根盘桓缠绕，爬满了树下石砌的墙体，蓬勃饱满，纵横交错。路很宽，路边低一些的绿化带中，有一丛丛合果芋，观赏性和空气净化能力强，它的品种也很多，粉头合果芋、银叶合果芋、长叶合果芋等……

登山的路被蓊郁的大树掩映，空气清新，令人神清气爽。登上山顶，烟墩塔就在眼前。塔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，为七层八角形楼阁式形制，塔高20多米，塔顶有一铁质宝瓶状刹，直刺青天。烟墩塔像一支面向蓝天的如椽巨笔，被称为“文笔”峰。峰，既是一种风景，又是一种高度。

古代香山三面环海，烟墩山是南海的海防前哨，山上有烽火台，发现海盜来袭，山上立即燃烟示警，烟墩山因此得名。

岐江两岸变通途

上善若水。岐江是西江支流，是中山人的母亲河。横跨其上的岐江桥则是中山的又一地标，承载着中山人的历史

记忆。

岐江水域河网密布，河里鱼虾，岸上稻粱，成就了石岐“鱼米之乡”的盛名。但由于无桥，石岐的城镇与乡里往来，没有车马，全凭舟楫。历史上也曾有地方官员设想建桥，几番努力，但终归落空。

无桥的日子里，岐江两岸的百姓在江枫渔火里讨生活，竞舟戏水，洗衣洗菜，淘米汲水，载舟运货。青年时期的中山先生就是从岐江边的天字号码头出发，出国求学，走向世界。

岐江上最早的桥是在中山解放后，由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协助建造。1951年1月1日，岐江大桥建成通车，极大方便了百姓出行，岐江两岸变通途。桥中间还有浮桥，可开合桥面，方便船只通行。这是岐江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座能够开合的大桥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当地重新修建了机械升降桥。记得第一次看到岐江桥升降的情景：即将过桥时，突然听到电铃高亢的响起，车辆和行人都停了下来，桥从中间分开，缓缓升起，直至垂直而立，像平行的手掌，江心似绝壁上豁然开启的一道天门，岐江上的客船和运货船鸣着长笛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驶过。那一刻，江上的画面顿时鲜活起来。

站在岐江桥上，凭栏而立，江风吹拂，摇曳着江边的树影。岐江蜿蜒穿城而过，繁忙了数百年的水道经过治理归于自然，如今，岐江的环境更好，更加令人流连。

上图：孙文西路。
下图：烟墩塔。

资料图片
资料图片



又入人间世

施立松

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，对此欲倒东南倾。”这是李白笔下的天姥山。到浙江天姥山的门户——斑竹村，不免想知道李白在天姥梦游时，是气喘吁吁踉跄爬过，还是白衣胜雪轻吟漫步？他在哪一块石上盘膝危坐过？是否敲开过斑竹村的某一扇门讨过酒喝？

在斑竹村，自然是想看一看天姥山的奇峻，沾一沾李白的仙气。但这里更接着人间烟火，接着三更灯火五更鸡，也接着三尺红尘和一方净土。

斑竹村北口，天姥古道道满目沧桑一身疲惫，拖着经年的唏嘘感叹；远远地，斑竹大山带着丹霞地貌特有的绚丽斑斓，静卧于此，像一位智者凝视着它脚下这个仅有200余人的玲珑古村。

在那些肩扛担挑、骡马嘶鸣的日子里，驿道上往来着南腔北调、风尘仆仆的行人，斑竹村渐渐成了投宿之地。公馆驿站、商行店铺建起来了，成为古运河延伸段最重要的商旅枢纽，也成了杜甫、徐霞客等文人墨客游历江南的落脚之处。如此，才成就了天姥山、成就了“仙源炉与共，故道尺书临。素愿悲芳草，清风愿竹林”的风雅。

村上有两处与司马氏相关的古迹，很有些神仙色彩，一处是司马梅坞，一处是司马梅桥。来过的人都要问上一问，悔什么呢？

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无心仕宦，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，自号“天台白云子”，他与当时的名士交往甚密，陈子昂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维、贺知章都是他的座上客。如此名士朝廷自然也十分看重，于是下诏相请，司马承祯欣然应请，行马至落马桥前却突然反悔，决意再不出山，于是将落马桥改为司马梅桥。得道多年的隐士也难免动了世俗凡心，能幡然醒悟已是大不易，后人为了纪念这段故事，又修了司马梅坞。

远山做屋，白云为枕，斑竹村的人真会选地方，或者说，是章木会选地方。这个默默无闻的先祖自在村中落脚后，子嗣中竟出过若干状元，是章木独具慧眼，还是天姥山的灵性入了乡人的魂魄？

时不时会有雕梁画栋的古屋旧堂、残庙老巷让你惊讶：什么是传承？什么是积淀？这问题很大又很小，或许就是你目光所及的这些上千年的遗存，那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甚至你俯身抓起的一把土、屋檐下的一根窗，窗棂龟裂的油漆里浸着的灰尘、村口静坐的婆婆鬓间的白发，你几乎听不懂的土语方言……从谢灵运仗杖修道的朽木，到司马氏的桥头，再到李白杜甫的诗文，这村子的轻与重、年轻与老成就这么交融着和谐着，像母亲嘴里的一首催眠曲，再也唱不完了。

还是美食家袁枚懂得享受啊，也懂得生活的真谛，不信去读他的诗：

“我爱斑竹村，花野得真意，虽非神仙居，恰是仙人地。可惜游客心，小住非久计，一出白云中，又入人间世。”

离开时，依旧是沿着古驿道走。勇者不惧，智者无言，自它铺成那一天起，它便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，任凭浪迹天涯的风和涤尘去垢的雨百年无休无止地吹刷。在山下，在林间，在清泉幽谷之上一路行来，方知“一出白云中，又入人间世”，所言不虚。



冬季到德阳来看鸟

侯为标

小雪一过，来四川德阳看鸟的人就多了起来，绵阳、成都，甚至全国各地的爱鸟者都慕名而来。本地市民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茶余饭后总要到旌湖两岸遛弯打卡，给红嘴鸥喂食，吹着口哨和它们互动，彼此确认过眼神后，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。

就这样，候鸟成为了许多市民心里时刻惦记着的宝贝。人鸟同城，也让传统重工业城市华丽转身，凸显出柔情似水的一面。有候鸟的陪伴，相信这个冬天不会太冷。

随着这些年城市生态环境改善，德阳撕下了过去带着浓浓重金属气味的标签，候鸟也越来越青睐这座山水生态园林城市。候鸟的栖息地旌湖，是一条长约17公里的人工湖，水深约6米，从北到南被桥闸截成五段，小鱼小虾很多，适宜野生鸟类获取食物。野生鸟类需要与人保持70到80米的安全距离，旌湖水面宽度在300米到500米左右，刚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充足的安全活动空间。城区市民沿水而居，栖居于旌湖东西两岸。

寸土寸金的旌湖岸，建成了平均宽度50米以上的绿色森林长廊，形成

独具特色的城市森林休闲观光带。在植入绿色生态元素的同时，还融入历史、雕塑、时尚、文体健身等元素，蜕变成城市中心的网红打卡点，也是德阳人带外地朋友观景散步的必选之地。

每到深秋季节，以红嘴鸥、赤麻鸭、翘鼻麻鸭、骨顶鸡为代表的3万只候鸟纷至沓来，广大市民也会欢天喜地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样，扎堆伫立在湖边对它们注目礼。全球数量不足千只的青头潜鸭连续5年来德阳过冬，优美灵动的白鹭10年之后也再次来访，对生态环境要求高的中华秋沙鸭、黑鹳等也相继在旌湖现身……这让爱鸟的德阳市民心里骄傲得有底气。

“鱼逐水草而居，鸟择良木而栖”。德阳人爱鸟护鸟，不只是嘴上说得起劲，而是舍得花工夫，功课做得扎实走心。随着鸟的数量逐年增加，在食物链供给上出现吃紧。为了不让这些“贵宾”挨饿受委屈，自5年前起，德阳财政每年拨出专项资金解决候鸟的口粮缺口；在旌湖放置14个扎好的竹筏，缓解鸟儿们在湖面“打挤”的现象。

为了给迁徙的候鸟营造一个长期

安稳舒服的家，去年德阳又在旌湖中打造了7座鸟岛，在鸟岛迎水面设置铅丝网等进行加固，在岛上种植植被、设置树桩，为候鸟越冬和长期居住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。七座鸟岛的建成，丰富了旌湖的生态多样性，把原来冬季观鸟的旌湖，打造升级为四季可观鸟的胜地。

在很多小区，爱鸟志愿者发起“德阳鸟窝计划”和“安居工程”，在小区和绿地内挂置人工鸟巢和鸟类投食点，组织人员设计出几十种人工鸟巢和“爱鸟雨棚”，在雨棚顶层增加隔层，作为麻雀、八哥等野鸟的家。不少小区专门种植了浆果树，既有观赏价值又能满足鸟类栖息和觅食。全市千余名爱鸟志愿者为候鸟撑起保护伞，对受伤的鸟儿进行及时救治，杜绝伤害鸟害现象发生。

漫步在旌湖两岸，岷江桥、彩虹桥、珠江桥、沱江桥之间，每隔几百米，就有一个半圆形伸出湖面的观鸟平台，男女老少手里拿着面包、饼干向空中抛撒，鸟儿们便从湖里一次次跃起，争相逐食嬉戏；也有人懒得抛撒，将食物就放在手心，外向的红嘴鸥毫不设防，扑棱着翅膀从人手里啄食，喉咙管一凸一凸的，引得人们笑声不断。

吃饱玩够之后，鸟儿开始引吭高歌，似乎由某一只鸟儿突然兴起，带头领唱，其它鸟儿就会跟着附和，群鸟争鸣，整个旌湖像集合了一支盛大的乐队，将人带入欢乐的海洋。洗耳恭听你会发现，其实鸟儿的歌声也是千差万别的，有悦耳动听的天籁之音，也有走调的叽叽喳喳。随时还能听得见它们展翅的脆响，给人一种永远向前向上的冲动。

如今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人鸟同城的生态人文景观正在德阳形成。爱鸟护鸟的佳话声名远扬，成为这座文明城市的亮丽名片。闲暇时邀三五好友来旌湖边看看鸟，又或者在蓝天白云下发呆，成为许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种仪式。

上图：市民与红嘴鸥互动。
李涛摄

在袁家村猫冬

李丹崖



起伏伏的关中平原，似五线谱上起伏的旋律。袁家村，就在这样的起伏里，如一块璞玉，镶嵌其中。

初冬时分，我从西安出发，气温已经骤降，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抵达袁家村。还未进村，秦腔已经萦绕耳畔：“菜叶儿次绿面，小蒜儿卷纸卷儿。油勺儿吃起香又甜，保管他一见就喜欢。”这是《梁秋燕》中的唱词，讲的是秋燕在阳春时节挖野菜慰劳军属的桥段。

这曲秦腔犹如乡野的风拂过心头，唱秦腔的人，嗓音沙哑，也似这个时节的北风吹过枝丫。袁家村，我就这样来了，为了口腹之欲而来。的确，袁家村以“吃”而闻名，天下旅游，唯吃不破。这也是袁家村能带给我们味蕾盛宴。

走进村子，一街两巷的吃食，一字排开，各种香味撩鼻

道了这里老酸奶的名气。几乎可以称之为“网红老酸奶”，刚刚做出来的酸奶黏稠、香甜，带着些许的糯，有一股乡情在舌尖萦绕。纯净的奶香，与眼前的乡风乡俗融合在一起，让人觉得袁家村里的砖瓦可爱，门楣可亲，袁家村的人更是淳朴。

村子的中央有石磨，磨的是黑芝麻糊。青石磨盘，被一头黑驴拉动，吱吱呀呀的木头与青石的摩擦声，蒙上眼睛的黑驴呼呼的喘气声，沙沙的黑芝麻糊从两只磨盘唇齿间流出的声音，这一切，都让人想起乡土农民画中的场景。

村子的背街，竟有做铁壶的匠人，手工做出来的老铁壶，煮水泡茶。茶叶叫不上名，是红茶，有一股酣畅的香浓，老铁壶的铁离子似乎催发了茶水的甘甜，兜头一通开水，茶叶在茶碗中上下翻滚。那个还未进村，就已经听到的秦腔，此刻再次开唱，这一次，唱的是《二进宫》里的桥段。一个男人唱着李娘娘的腔调，果真别有一番风味，尽管唱秦腔的男子年逾花甲，那份儿傻傻的憨，却让人觉得可爱。

一边看着做铁壶的匠人劳作，一边叫上一杯红茶品着，哈气成冰的冬日，我就这样坐在袁家村村角的一只条凳上，喜鹊在远方的树上默不作声，似乎也在听关中汉子的唱词，听醉了。今天不走了，我决定住在袁家村，猫个冬，一天足矣。

上图：袁家村一瞥。
资料图片

袁家村的粉汤羊血也很不错。油泼辣子放得足足的，热气腾腾的一碗，抄起一筷子粉丝，呲溜一声入口，口腔中，舌尖与粉条似在缠绵着一场恋爱。羊血是新鲜的，刚煮出来的，带着满满的食欲，咬一大口，瞬间能感受关中汉子的豪爽。

解腻，还须袁家村人自制的老酸奶，未到袁家村之前，就知



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